

昆洛 著

南洋泪

四部曲

第三部

夕阳西下

一部诉说闽南华侨家族
近六十年变迁的史诗级作品

书写不幸中的道德坚守，展现苦难中的人性光辉

中国华侨出版社

南洋泪

四部曲

第三部

夕阳西下

昆洛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洋泪：四部曲 / 昆洛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113-6909-3

I . ①南… II . ①昆…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1960 号

南洋泪：四部曲

著 者 / 昆 洛

责任编辑 / 桑梦娟

责任校对 / 高晓华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 92 字数 / 1605 千字

印 刷 /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6909-3

定 价 / 184.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 64443051 传真：(010) 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此书献给几个世纪以来，那些苦斗于南洋的，无论是在艰难困苦、饥寒交迫之中抑或是在事业有成、腰缠万贯之时，都对故国以及侨居地怀着深沉执着、世代相承之爱的晋江人（包括活着的以及逝者的魂灵）；献给在漫长的岁月里如乳娘般哺育了一代代晋江华侨的醇厚善良的菲律宾人民。

致陈华岳先生、侯培水先生的信

——代序

尊敬的华岳先生、培水先生如握：

又是一年多没有到菲律宾了！多年来，我已将菲律宾当成我的第二故乡，我的乳娘了，每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要想到您们；想到那些待我如亲的友人，想得心都发痛！正是基于这种浓烈的情愫，几年了，我推谢了许多稿约，一直致力于《南洋泪》的写作。《南洋泪》的第一部《艰难岁月》、第二部《春风秋雨》已全书在《世界日报》连载。近半年多来，愈来愈多的菲律宾友人一再问起第三部的写作情况，这种对我的创作，对《南洋泪》的真诚关注与深爱，使我不敢掉以轻心，不敢将《南洋泪》的写作停止下来。去年5月份从菲律宾回来后，我几乎是全身心地开始了第三部即《夕阳西下》的写作，至10月份，已完成了前三卷的写作，但在送交打字时，原稿丢失。我对电脑打字一窍不通，每个字都是手写的，底稿一旦丢失，只能重新“爬格子”了。对于我来说，重新写比初写更艰难，有些激情是不能重现的，就如同婚姻可以重复，而初恋只有一次。但是，终于重新写了下来。现在呈上的，就是重写的作品。《南洋泪》初定写3部100万字，时空跨度从“二战”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这个历史时期里，菲律宾华侨经历了抗日战争、菲化案、中菲建交……一系列变数。而唐山的侨眷属则了解放战争、土改、大跃进、“文革”等，前后半个世纪。《南洋泪》旨在描述这一段（旅菲华侨及其眷属）历史变迁，写的是在正统秩序之外的，处于民间状态的这种变迁。我自始至终以一种悲情的怜悯来进行这种表述，华侨社会（菲华社会）绝不是那些伪华侨文学作品想象的那样灯红酒绿、纸迷金醉。不是的！《南洋泪》的第一部《艰难岁月》已由中影集团改编成25集电视剧拍摄完成，并已顺利通过片审，即将播出。而在今年6月，在第三部《夕阳西下》已写出初稿时，《人民日报》影视中心又与我签约。将三部曲一起改编成60集电视连续剧筹拍。初定名为《此岸彼岸》或《闽南番客》，到底哪个剧名更好一些，他们想通过我征求菲华社会广大侨亲及众多《世界日报》读者的意见。我更希望华岳先生、培水先生能提供宝贵意见。长篇小说是拼体力与脑力的写作，《南洋泪》我已写了3

部 100 来万字，写得真艰苦，但即使 100 来万字写过了，对于菲律宾，对于菲华社会，我似乎仍有说不完的话，第三部脱稿以后，如果我还有生命，我或许还将继续写下去……那是因为：亲爱的菲律宾；亲爱的菲律宾华侨——
——我深深地爱着您们！

致

崇高的敬礼！

昆洛

2009 年 7 月 8 日于中国

《夕阳西下》在菲连载后，我将再广泛征求读者的意见，重新修改后再付印单行本。昆洛又及。即日。

关于《夕阳西下》的一封信片断

——代序二

……7月份尊嘱将《夕阳西下》初稿送上，没想到您竟那么快就将之阅完了，并回了那么一封长信……《夕阳西下》写得很吃力，因为它写的是“当代”，而不是过去。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至今仍都还年老或年轻地活着，许多事记忆犹新。而且，关于这个时代，多年来已出现过难以计数的非常好的文学作品，有些“事”似乎已经铁定了下来……

……然而，我总以为，任何作家（或作品）都不能成为任何一段历史的裁判者（裁定者），而仅仅只能是从个人的视角出发，写下某个时代的极狭小的片断（场面）……或真话或假话……

……现实生活犹如丰富多彩的万花筒，文学作品也应是如此……

……是的，如同我的所有作品，《夕阳西下》没有更坏或特别坏的人，而只有特别好或更好的人……



目录

第一卷 | 如烟往事

- 第一章 除夕夜 003
- 第二章 番婆玉 008
- 第三章 白鹅 021
- 第四章 无题 030
- 第五章 白鹅死了 036

第二卷 | 青春啊，青春……

- 第一章 母亲 045
- 第二章 遥远的鲁山 061
- 第三章 一个番婆与两个“半番婆” 074
- 第四章 成熟，就意味着凋零？ 079
- 第五章 清明节 093
- 第六章 1972年（上） 102
- 第七章 1972年（下） 113
- 第八章 初恋 124

第三卷 | 此岸彼岸——记忆的长河

- 第一章 台北艋舺渡头龙山餐馆 135
- 第二章 雾中的帆船·海上的女尸 144
- 第三章 逃出死亡漩涡的女人 148
- 第四章 复活往往是痛苦的 151
- 第五章 金门往事 154
- 第六章 中秋 163

第四卷 | 别了，鲁山……

- 第一章 祭祀 177
- 第二章 中菲建交 179
- 第三章 “大母舅”与“二母舅” 183
- 第四章 月亮船 189
- 第五章 鲁山情 194
- 第六章 离乡 198
- 第七章 母与子·母与女 200
- 第八章 香港片断 219

第五卷 | 大地·海洋

- 第一章 泉州南门外 225
- 第二章 最后一个除夕 236

第三章 老龙山餐馆主人的后代	242
第四章 “朱林记商号·银杏牌”洗涤剂	244
第五章 马尼拉街头	259
第六章 陌生客人	263
第七章 妻子	268
第八章 母亲·母亲	272

第六卷 | 回家

第一章 久违的木村	283
第二章 颜漱夫人	293
第三章 尾牙节	297
第四章 海的这边，海的那边	301
第五章 喜期	306
第六章 了缘	311
第七章 香港九龙码头	323
第八章 三个女人和一个夜晚	326
第九章 播种银杏的季节	332

第一卷



如烟往事

鹰有时会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可能像鹰飞得那样高！

——一位伟人的话

※ ※ ※

……后来，我还是决定写下这段往事，

因为我是在人生最美好的季节里经历了这段岁月……

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些人、那些事，更多的是感到一种带泪的荒唐与滑稽……

——题记

第一章 除夕夜

/ 一 /

林仁玉的厄运是从正月初一开始的……

其实，早在1966年秋天以后，她就有了一种一场灾难即将降临的预感。那些日子，她常常眼皮突然间就跳了起来，跳得让人心慌意乱；更奇怪的是曾经在24年前做过的那种噩梦，也多次在夜里重现——那是朱永明在南洋被日本人杀害的那一年，她梦见了丈夫满身弹孔的尸体从南洋漂进了溜石湾——那怎么会是梦呢？那是活生生的丈夫啊！自从在溜石塔下的海滩上为丈夫引了“水魂”之后，20多年过去了，朱永明便很少走进她的梦境，怎么到了20多年后的1966年冬天，那种血淋淋的梦境又频频重现？

可怜的女人，她一生中经历的灾难太多太多了，直到抱养了朱省身，直到溜石湾解放了，她才总算过上了安稳的日子，她应当是到了人生的黄昏岁月了吧？可是那一段长长的日子里，她的心一直悬着，她一直过得提心吊胆，生怕会有一场灾难突然砸到自己头上！

那会是一场什么样的灾难呢，她怎么能说得清楚？

1966年的除夕，在泉州南门外，没有了以往那种过大年的味道，城里来的红卫兵小将与溜石湾革命造反司令部的那伙人，早早就贴出了告示：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不许敬天公，违者将被“砸烂狗头”！但年还是要过的，一个人能有几个大年可过？到了林仁玉这个年龄，那是过一次少一次了。除夕这天一大早，她就磨出了一锅粳米浆，把酵母拌进米浆里，然后塞进暖和的被窝里等着发了用来蒸发糕，这一天是够林仁玉忙的。等到林仁玉最后一次翻开被盖，看到锅里的米浆已经冒泡起发的时候，夜已深了。再把这些米浆舀进一只只小碗砵里置入蒸笼内，蒸过了一炷香的工夫后，出笼的时候，已是下半夜了。

林仁玉是颤抖着双手揭开蒸笼的。在浓浓的雾气散去的那一瞬间，她手上的蒸笼盖一下子掉到地上！

她看到今年蒸出来的碗糕没有发！

这可不是好兆头。林仁玉往年蒸出的碗糕头上可都是笑开了嘴裂成四瓣

的，糕头突出碗砵老高老高的，那样的碗糕，叫人一看心里都跟着乐开了花！今儿蒸的碗糕，虽然已见熟了，怎么碗糕头就还沉在碗砵半腰里。这是被泉州南门外乡下人家称为“凹头糕”的，这预示着来年的晦气！

蒸出凹头糕，是泉州南门外每一户农家的大忌，在来年的每一个日子里，只要一碰到倒运的事，人们都会将它与凹头糕联想起来。看着这满笼的凹头糕，林仁玉心头又蒙上了一层莫名的恐惧。

这时候，夜更深了，该忙的都忙过了，现在，就剩下烧一锅汤，把自己浑身上下洗个透了。她在灶前的小凳上坐了下来，背靠着灶屋墙，往灶膛里添着柴草。

红彤彤的火光从灶腔里映照出来，在这个寒冷的除夕夜，那火光有多么温暖，多么迷人啊……

可惜啊，这个一年一度的除夕夜，只有林仁玉守着空荡荡的朱家小院！婆婆早过世了，儿子眼下也不知道去了哪里，这个夜晚，他在哪里过？最后，她想到了永明，哎，永明啊。我嫁进你家 30 多年了，扳着手指算起来，我们守在一起过的除夕，能有几个？冤家啊，你怎么就撇下我了……

这是咋啦？这一阵子来，怎么总是想起那个冤家？朱永明都走了整整 25 年了，可是在这个夜晚，林仁玉想朱永明想得特别心酸，想得心都痛了！

夜很沉很沉，除了天井里紧一阵慢一阵的风叫着之外，还有谁能陪这个孤单的番客婢说上一句话？对着灶膛里暖洋洋的火影，突然有一支遥远的酸涩的歌从心底涌了上来：

父母做主将阮嫁番客

南洋番客不回家

阮一年一年大

在家中受拖磨

轻重活路都是我

无人与阮共担当

……

……

抽签又卜卦

求神还托佛

但愿神佛保庇我郎君

平平安安回唐山……

啊，这些年来，都唱的是革命歌曲，那些侨乡女人几辈子唱下来的歌谣，正在逐渐被淡忘，就如林仁玉此时哼出来的小调子，她在御桥村娘家的少女时代，就陪着母亲唱过，陪着朱秀娥嫂子唱过；嫁到溜石湾以后，陪着婆婆唱过……那都是远去的事了，没想到在这个夜晚，已经到了头发花白的年龄，她还会唱起这支歌，并且唱出了落满胸襟的泪水！

哎，永明啊永明，你的在天之灵听到我唱这支歌了吗？

这个不幸的女人，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朱永明还活着呢！而且已经踏进了唐山故土！

/ 二 /

朱永明乘坐的客轮从马尼拉到达厦门太古码头时，已是午后了，幸好附近码头上还有开往晋江溜石湾的最后一趟机帆船，朱永明赶上这趟船靠到溜石湾渡头上时，夜已深了！

虽然近30年没回家了，但南洋回来的晋江番客，只要一踏上唐山的溜石湾，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即使是闭上双眼，也能一步不误地摸到自家门前来——那是“家”的气味；那是妻儿身上的气味，牵引着他们呢！

坐在灶膛前烧汤的林仁玉听到了敲门声！

这会是谁呢？这可是个除夕夜啊，这样的夜晚，谁不是窝在自家屋里，一家人围炉守岁，谁会在这样的夜晚去串门呢？

又是一阵敲门声！这一阵敲得更加沉重而响亮了，同时，睡在院里的那只大白鹅也呱呱叫开了门。

没错，是有人来了！

“来啦，来啦，谁啊，等等！”林仁玉从灶前霍地站了起来，走下天井，来到院子门前，打开了门！

1966年泉州南门外的除夕日，是罕见的阴寒天，大股大股的冷风从晋江口外的海面上，涌进了溜石湾，在溜滨村的村街小巷中穿梭着，家家户户都闭紧了大门。

这个敲响朱家小院的人会是谁呢？

林仁玉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被凛冽的寒风送进门来的夜行者……

啊，这又是一场梦吗？

不是的！

那是活生生的朱永明；那是林仁玉的夫君朱永明！

“永明啊！”林仁玉叫了一声，扑进了丈夫怀里，“你怎么这才回来啊，20多年了，不，不，是快30年了，你看，我都等白了头，等伕了腰啊……你真狠心啊，几十年了，也不捎个信来……”

“南洋路太远了，回一趟不容易啊——你瞧，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他把林仁玉紧紧搂进怀里，而林仁玉呢，张开了嘴，狠狠地咬住了丈夫的胸襟，用头碰撞着丈夫的胸膛：

“那些空嘴嚼舌的人，都说你被日本人打死了，胡说啊，我都为你把魂引回唐山，引到溜滨村了……”

“日本人没有打死我，我死不了的……还记得进洞房的那一夜吗？我答应过要一生一世陪着你的，我怎么会撒下你，一个人去了呢……当年，在南洋，在菲律宾红奚礼示郊外，日本人只是打伤了我，过后，我又活转过来了……”

“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我们有儿子了，抱养的，能读书呢，都上高中了，都快毕业了，要不是碰上‘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了，现在该上大学了——你等等，他在房里睡了，我去叫醒他，快来见爸爸——哦，不，不，你进屋来吧，我们这样抱着搂着，让路过的人见了……都老夫老妻的了……”

“不，不，仁玉，我的妻，让我再抱一会儿，都几十年了……”

“回来了就好，不许你再回南洋了，回来了就好，我天天让你抱，我也要抱着你……”

……黑夜中忽有一声刺耳的巨响传来，是有人朝朱永明的后背开了一枪！林仁玉睁眼望去，那不是革命造反司令部的那些人吗？

“你们怎么能开枪呢？我们永明可是顶天立地的好人！”

“日本人没能杀死他，反倒让你们开枪给打了……”林仁玉怒吼起来。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凡是……你不打他就不倒！”那伙人高喊着，又开了一枪！这一枪更狠，从朱永明的后背透过胸腔，钻进了林仁玉的心口……

/ 三 /

又到了新的一年了。

在泉州南门外，元旦不是真正的新年，只有正月初一，才是真正的新年开始了。

1967年大年初一到来了！

这个时候，启明星还半悬在晋江口外的海面上，上弦月也未退隐。尽管世事动乱，然而，这一刻里，辞旧的爆竹声，还是此起彼伏地在溜石湾里响

了起来。

林仁玉就是在那一阵接一阵的爆竹声里醒过来的。她发现自己双臂交叉在胸前，背靠着灶屋墙板，坐在灶膛前睡着了，她不知道自己已睡了多久了……

永明又回了一趟朱家小院，此时已走了，又走得无影无踪了。

她终于明白过来了：自己又做了一个梦；又梦见了鲜血淋漓的丈夫——不幸的女人！她现实中经历过的不幸还不够吗？连梦也如此折磨着她！

她终于完全醒过来了，她记起来了，这不是大年初一了吗？想到这里，她猛地蹬起身子，提上一串爆竹，朝院门走去。

此时，溜石湾外的海面上，已隐隐约约露出了些许晨光……